

畫傑人豪——大千（一）

樂 恕 人

——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

浣溪紗

壽大千大畫家六秩晉四——于右任

上將於今數老張，飛揚世界不尋常，
龍興大野鳳鳴岡。作畫真能為世重，
題詩更是發天香，一池硯水太平洋。

震今燦古兩東坡

九百多年前，中國文壇上升起了一顆光芒萬丈的新星——大文豪蘇軾，字子瞻，號東坡。

六十多年前，中國畫壇上出現了一顆閃閃燦輝的新星——大畫家張爰，字季爰，號大千。

東坡先生出生在蜀郡西部的眉山，大千先生則出生在蜀郡東部的內江。

明朝開國元勳，一代大儒宋濂（字景濂）在他所寫的「送陳庭學入蜀記」名文上，一開頭就讚嘆四川成都的地靈人傑道：

「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迹；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

成都即是蜀郡的首府，也是蜀郡的代表地區

，讚美成都即是讚美蜀郡。

觀於北宋大文豪蘇東坡，及今大畫家張大千，益信蜀中山水的奇秀，才能孕育出如此偉大的文豪和畫家。

東坡先生在文壇上的地位和成就，千年以來，不僅是在中國，而是為全世界許多國家所重視、所讚美，所崇拜。

大千先生在畫壇上的地位和成就，六十年來，不僅是在中國，而是為全世界許多國家所重視、所讚美，所崇拜。東坡大千出生相距幾及千年，二人在歷史上各有其歷百世而不衰不滅的光輝的貢獻。二人在生命史上雖大不相同，但在生活情趣上，竟有許多相類似相彷彿之處。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東坡先生當然不會想到千年後有一位像大千先生這樣的同鄉人；有許多地方和他聲氣性情相通相類的大藝術家。但是，大千先生所喜愛所心儀所羨慕的古人，頭一位就是東坡先生。

曾任中國詩學會會長的張蕓鵬（維翰）老先生，在祝賀大千先生的華誕詩中，讚美他一如東坡先生的偉大，就有一句詩曰：「震今燦古兩東

坡！」

雖然張蕓老如此讚譽大千居士，但他和東坡先生却有其最大不同處；那就是東坡先生一生命運坎坷，在北宋政潮政爭中翻騰跌蕩，被貶謫，被逐放，雖然在從政上有過小小得意，又曾救黃河災害，濬西湖運河等等，對民生福利有莫大的貢獻；但最後仍然落得鬱鬱而死，吟出無可奈何的詩句：「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又有如此詞句：「輕舟從此逝，江海渡餘生。」

可是，我們當今的大千居士呢？他老居士就大大不同了。一生與政治無關，更不曾從過一天政；雖然他極其熱愛國家，極其憎恨共產黨，又與政壇上許多要人交成莫逆。

他一生逍遙自在，以藝術渡其日，終其身，不但成就偉大，而且揚名國際為中國人大放異彩，所以已故名畫家徐悲鴻讚許大千居士為「五百年來第一人！」

我常對朋友們說，要為現代名人寫一本傳記，恐怕最難寫的人，第一位要算大千居士了！除了與政治無關外，他生活的多采多姿，波瀾萬丈，他藝事的繁盛全能，他愛好的考究複雜

，他交遊的廣闊超脫，他對於衣、食、住、行、育、樂的既保守，又賞新，甚至他對於人生觀的兼通儒、釋、道的精義，乃至於幾十年來的窮通得失等等……塑造成他這樣一位『細說』不盡，『描寫』不完的，更大膽說一句是『空前絕後』的畫傑人豪！

那麼，讓我先引兩首名流時人贈他的詩句，再來擇要記述一些他的人生近況和藝術成就。

大千居士的六十年知己，兼有同鄉、同宗、同好和同壽（非「年」而是「月」）的張岳軍（羣）老先生，在他度七九華誕時，送了他兩首詩，一首是五古，一首是七古。在這兩首詩中，對他的和藝，可以說是兩詩已道出其概要。

『海內敦交遊，鬚張詢覓絕。

畫筆臻神化，萬象列咫尺。

上窺唐宋本，遠摹敦煌壁。

國際知聲名，寰宇遍蹤跡。』

『張髯絕藝妙天下，走筆林鬢出咫尺。

襟抱謙冲和衆流，造詣羣超空前載。

奇石怪木安搜羅，談笑萬金輕一擲。

禹域歷年遭喪亂，天涯海角嘆疏隔。

我年八九君七九，歲寒願得比松柏。

長江萬里壯神州，勝處待君重滌墨。』

回溯民初那一段時期，上承遜清，下啓新運，人才薈萃，萬象輝煌。

即以文人高士來說，一時俊彥，不讓漢唐盛世。

大千居士在三十歲時，他的藝事聲譽，如日中天，他曾以明末石濤上人自畫像爲本，作了一幅在松間凝神小憩的自畫像。當時爲這一幅畫題詩贊賀的人，幾乎包括了全國的名流碩彥。

四十年後，大千居士歡渡七十華誕時，他的兩位老友——宗弟張目寒先生和高嶺梅先生——爲之精印成專冊，敬獻給他倆的『八哥』，恭祝其『七十壽』。

封面是由大千居士自書的：『大千已自寫小像』。封面內第一篇是由目寒先生恭撰的：『大千居士七十壽言』，其中最重要的含義，也如筆者前文所述，以東坡大千先後輝映比。這篇古茂樸質的『壽言』，對大千居士的人和藝，有極要極明極正極妙的評介。

大千自青少年時代起，不論他在那種生活中，他畫畫的天性是有遺傳因素的。再加以他後天的環境，他早就認定了終身要畫畫。

天才、努力、幸運，使他在二十五歲時，就『一鳴驚人』，嶄露頭角。

到今天來，已渡過八十晉五嵩壽的大畫家，仍然只承認自己的一切在畫上的成績——別人自然應該說爲成就——七分努力，二分天才，一分幸運！

那麼，他自己所謂的一分幸運，我所寫出的『一鳴驚人』是怎樣一回事？這件事對大千居士來說，他的不平凡的生涯，偉大的成就，這是一樁關鍵性的個人歷史！

原來在民國十年前後，大千居士的二哥——善子先生——就早以畫虎馳譽藝林，款署『虎癡

』。他呢？尚未引起畫壇上的注意。十三年，大千居士才二十五歲，到了上海。天降幸運於斯人，他得到一次良機，於是一舉成名，名傳大江南北。

當年在上海有一批文士，有雅集曰『秋英會』。顧名思義，這項雅集是在秋天，持蟹賞菊，把酒吟詩，題詩作畫。召集人是鄂籍名流趙半皮先生。趙先生與善子先生友善，聞說他有一胞弟大千，也能作畫吟詩，就請他們二位昆仲一同參加那年『秋英會』的雅集。

會上循例有集體創作的節目，當衆揮毫，一張大畫臺畫氈上，鋪好畫紙，先由一些年長的人，畫上幾筆，題上幾句。大家對初次參加的小老弟張大千，首則賞其氣度不凡，談吐不俗；繼則驚訝於他對客揮毫後，觀賞之時，衆皆激賞其具有詩書畫三者俱備的才華，實在是大出意料，爭相讚譽。

當日，藝壇上初露頭角的鄭曼青，和以『江南才子』馳名春中的謝玉岑，固然爲一些先輩先進所欣賞，但他們對這位『秀目長髯美少年』，來自巴山蜀水間的張大千，確有藝壇上出現了新人慧星之感。

有此一會，張大千立即名傳大江南北，譽滿民初藝林。

他以嶄露頭角後的豪情壯氣，遍遊大江南北，交遊更加廣闊起來。生命已滲入了有如東坡先生名詞句意境中的一份子：『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可是，他一生中也不是全爲順境：曾有過好

幾次大大的厄運！最初一次的大厄運來是在中日戰爭爆發導火線的『蘆溝橋事件』後幾天，爲『接家眷從上海去了北平。中日雙方正在打打談談』，最初沒有人會相信竟演變成了全面戰爭。他到了北平爲後來做了漢奸的湯爾和所誤，說是不會大打起來，要他慢慢走。

大千居士信以爲真，一就誤竟因戰事擴大，北平淪陷，他被敵偽變相的軟禁，行不得也。後來爲了應付身不由己的危局，假意週旋了一年，竟爲後方報紙，謠傳他不是被暗殺，就是做了『漢奸』，使他生命史上蒙了不白之冤。

他在敵偽盤據下的北平苟安了十個月，在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逃出北平，而且是『僅以身免』，連原來要去接的『太座』也不敢携走。他在天津所乘坐的英輪『盛京號』中，認識了當今聞名世界的中國船業巨子董浩雲先生。那時董先生還年輕得很。自然囉，他所收藏的古畫古董和他自己許多心血之作，也暫不敢動。後來爲一位德國友人海斯樂波沾了當年『日德意』三角軸心邦交情誼，才得爲他先偷運到天津租界，再運上海。居士在上海等到了這一批寶貝，才乘船携寶去了香港。再由香港自己坐飛機到達戰司令臺重慶。貨物則經了千辛萬苦，水陸兩運，才幸運地運抵了四川。他坐的是『中國航空公司』那時僅有的小客機，連客人都不容易上得去，遑論大箱小箱的行李。

第二次的厄運比較小，但在當時也是他個人的橫逆遭遇；至少是不開心，甚至傷心的事。

原來，我國的敦煌寶庫自從被法人伯希和等

無意發現，而又技巧地弄走許多寶物如壁畫原壁及所藏古人手書佛經經卷之後，中國因于右老一首詩，才引起了對『敦煌學』的研究。

大千居士自北平返重慶，又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過了半隱居半作畫的閒適生活後，從監察院馬文彥先生口中得知敦煌的一切，立即動了訪古的決心。

在回到四川，憩居青城不到兩年的時期中，又有了進境；不但是畫，就是作詩與寫字，也更加深了造詣。

在青城山頂的上清宮定居下來，渡着悠閒恬靜的日子；民國廿八年後，抗戰的烽火，正熊熊地燃燒；但他却找到了『避秦』的『世外桃源』。尤其是他在被敵偽變相軟禁在淪陷的北平十月後，能得像那樣隱居式的生活，真是天大之幸。

他在青城山上，不但沒有虛渡歲月，反而以環境如仙境，心情安定愉快，其作畫之勤之力，在其一生中可說是一個重要成就的一部。

不要說作畫有更上一層的境界，即連作詩也曾有過空前美好的篇章。居士對作詩非常自謙，常常說只是消愁解悶的東西，無補國計民生。可是我們從下面兩首七律，正是他在青城山頂的創作看來，他不僅是大詩人，而且依稀彷彿杜工部陸放翁許多名作同其格調。詩意、詩境、詩法、詩情，再再讓世人欣賞敬重，一讚三嘆。如像他的一首：

青城山居口占，此寫丈人峯一角也。

自謂名山足此生，携家猶得住青城。

小兒捕蝶知宜畫，中婦調琴與辯聲。食粟

不謀腰脚健，釀梨長令肺肝清。歸來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像這首詩，早已溯放翁而上，直追杜工部在成都時期所吟所寫的傳世之作。但他的心情，尙較杜老在閒適中更多一番積極的意義。

又如另一首：

題劍門

北去南來問石牛，蜀王引領五丁休。蕩搖白日龍蛇怒，椎鑿玄天神鬼愁。自是山川據形勝，誰言關塞限戈矛。諸君忍作新亭泣，一戰猶堪扼此州。」

像這種含義境界，字句錘鍊，氣魄胸懷，不啻杜工部、陸放翁再世；即令工部放翁當年作出，也不過如此。

在『抗日戰爭』中有如此『力作』，正表達了他對國事的關懷與對抗戰勝利無比強烈的信心！

後來，他決心去敦煌探視石窟，臨摩壁畫，在民國二十九年秋，捫摺就緒，束裝就道，正在廣元蘭州途中，接獲噩耗，他的『長兄如父』的善子二哥在重慶病逝。他驚痛之餘，又趕回重慶奔喪。料理完善了先生的後事，懷着悲痛沉重的心情，再出發前往敦煌，已是民國三十年二月間的事了。

用一句現代的話語來說：即是他因善子先生之逝而『化悲憤爲力量』，在荒涼僻閉的荒山寒漠中的敦煌，忍受了人所不能忍受的生活上的苦痛和不便，以及冒了邊境土著民族兇悍頑險的威脅，以慢長的兩年半歲月，兩度來往，完成了他整理和臨摩敦煌壁畫的偉大的、艱辛的、歷史性的工作。

工作接近完成的時候，當時竟有人告發他於教育部，誣蔑他『破壞古蹟』、『盜竊國寶』等罪名。他在歸途，曾一度受到管制軍警的檢查、侮辱。

事後，居士還了清白之身，他的好友，名書家沈尹默曾送了他一首詩道：

『三年面壁信堂堂，萬里歸來鬚帶霜

。意欲明珠誰管得，且安筆視寫敦煌。』
另一次的厄運，要說到大陸赤化，他幸而脫險，未被毛共劫持，逃到了自由世界。

民國三十八年他來到臺灣，東南軍政長官兼省主席陳辭修（誠）請他晚餐，大家談起大陸西南的局勢惡化；而居士的三位『太座』同在成都。他爲了不重蹈覆轍，就急於飛往成都，把『太

座』們和子女搶救出來。

飛成都，是陳誠將軍幫的忙，搭了軍機才得以成行。回到成都，局勢緊張而混亂。幸而有『西南軍政長官』，居士老友張岳軍（羣）的幫助，才得在千辛萬苦之後，只帶着現在這位『太座』擠上軍機，從新津機場飛到臺灣。

（未完待續）

大風堂詩聯選

張大千遺著

。畫梅賦寄岳軍先生

瘦影橫窗有雪痕，花時正好閉柴門，
三年海外初成蕊，招得孤山處士魂。

。新種梅花盛開，喜賦書寄日寒

幾年海國覓生涯，結箇茅堂不是家，
一事新來泄懣汝，出門一步有梅花。

。別榆林窟

摩挲洞窟記循行，散盡天花佛有情。
晏坐小橋聽流水，亂山回首夕陽明。

按：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張大千居士曾到甘肅訪古，臨摹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畫。三十二年離開隴上作此詩。

。七十自畫像題句

七十婆娑老境成，觀河真覺負平生；
新來事事都昏曠，只有看山兩眼明。

。高山神木圖題寄張岳軍先生

四山雲木畫蟠此，直幹巍然百尺修；
不與兒曹同俯仰，飽風飽雨自千秋。

。合歡山圖題寄目寒

合歡溪上合歡山，不異人間異世間；
飽啖胡麻須且住，笑他劉阮却思還。

。果然秀色可療飢，乍許寒帷拊玉肌，
山水緣於婚媾似，不須求早或嫌遲。

霞銷霧縠藻羅裳，睡起嫣然沐更妝；
我欲此鄉終老矣，溫柔鄉是白雲鄉。

。東坡稼軒圖題寄孫派名票李東原兄

廿載名聲海宇喧，白頭把臂欲無言；
銅琶鐵板知誰賞，孫處披仙汝稼軒。

。山水立幅題寄文震齋君

昔年一日成三幅，三日新來一幅難；
先管敗煤堪一笑，真同老杜霧中看。

。集石門銘詩寄文君

龍山往事已成塵，偶更臨風思昔人，
今節年年逢此日，九秋不是是三春。

。閩水樂迂滯遠林，且攀高閣一憑臨，
悠然自獻南逸嘆，爾塵勞轉山更深。

。題破墨雲圖

託身無地託雲烟，懽懽從人笑米顛，
老向此中寫一壑，北窗支枕聽潺湲。

。集聯一，爲李東原重錄三十年前書贈孫供奉菊仙楹聯

別在狂言謝時望，常撞大呂應黃鐘。

。集聯二，爲名鬚生李金棠寫李白行吟圖題聯

猶唱開元太平曲，同是天涯淪落人。

。集聯三，寄菊壇名丑吳兆南君

從人笑我生張八，舉國傳君活趕三。

。集聯四

其人自是五車富，此子元非百里才。

。集聯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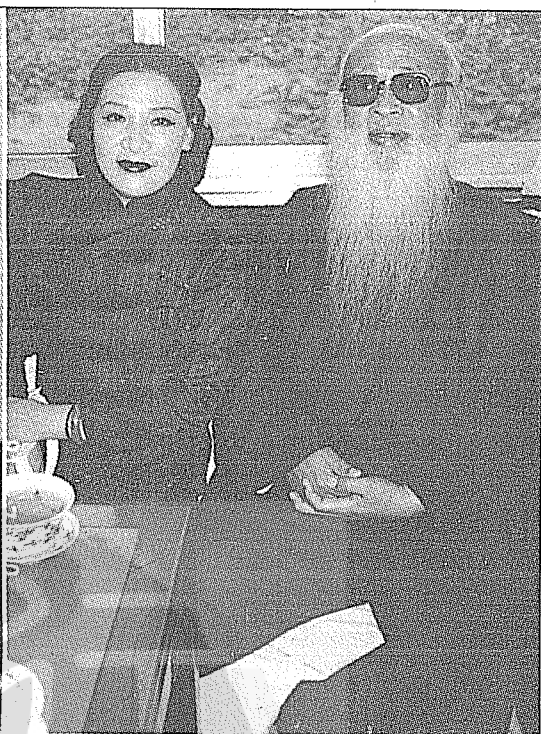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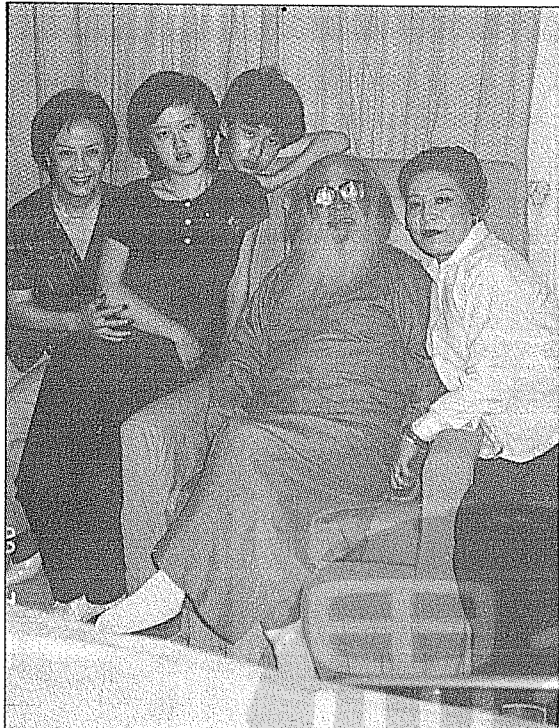
悠然已忘塵世，望之有若天人。

。集聯六

。集聯七

。集聯八

一尺輪囷霜蟹美，十分激灑社醅濃。



樂恕人「畫傑人豪一大千」插圖（文見第十頁）
 上右：恩愛夫妻卅五年。上左：摩耶精舍天倫
 樂（張大千與夫人及媳孫相聚）。下圖：深宵
 點荷桿（用王羲之足下之「下」字筆法出之）。

